

鬼世界

[illegible]

輯一

生活與娛樂



鬼世界有多大？

陸機說，精神世界的空間可以達到“精驚八極，心遊萬仞”。可是在大部分的志怪小說中，鬼都是死宅。比如整個家族的先人大都不會離開宗族的墓地，《醉茶志怪》卷三“鬼戲”條中，一個大家族的鬼請戲班子唱堂會，就是在墳地邊。即使夢遊或魂遊，也不過方圓十里。當然，這裏所說的死宅鬼不包括公務員，因為陰間的公務員實行迴避政策，官員往往要異地任職。

但是，由於各種原因，鬼或魂魄偶爾也會出趟遠門。

唐代宗大曆年間，尚衣奉御韋隱奉旨出使新羅。因為路途遙遠，才出行一天，就思念新婚的妻子。晚上就寢時，忽然發現妻子就在帳外站著。驚喜之下，忙問緣由。妻子說：“我是偷溜出來，陪你一起看看世界。”韋隱當然求之不得，想了個計策，對隨行的下人說：“我出門在外，寂寞得緊，找個小妾侍寢，諸位沒什麼意見吧。”下人當然不敢有意見。於是，韋大人就帶著妻子在新羅住了兩年。

出使期滿，韋大人回到長安，為自己挈婦看世界向父母告罪。可是父母卻不知其因，因為妻子這兩年從未出過門。隨他出行的那位妻子進了臥室，走近留在家裏的妻子，“翕然合體”。原來，跟著韋大人出使的，竟是他妻子的魂魄。（《獨異

志》附錄）

類似的故事還有《聊齋志異》中〈促織〉一文。這個故事說，一個姓成的小孩，無意中將父親準備進貢的蟋蟀弄死，嚇得投井自殺。但魂魄附著在一隻蟋蟀上，在鬥蟋蟀的遊戲中屢戰屢勝，一直被送入皇宮，為父親解難，後來還魂復活。

韋大人的妻子以及〈促織〉中的成姓小孩，他們魂遊的自主性強，而有些魂遊卻是被迫的。

宋代有一士人姓黃，家裏的僕人忽然得病，整天昏睡，不吃不動。過了四十多天才醒過來。他向主人講述了自己的奇遇：

他病倒那天，就被一群人領走了，說是拜見大哥。成為大哥的小弟後，他跟著這幫古惑仔四處亂逛，一刻也不休息。若是聽說某家正在集會（實際是祭祀活動），他們就奔去把貢品吃個精光，然後再四處遊走覓食。所到之處，無論是城牆還是房門，他們都能任意穿越。如果遇到刑場殺人，他們就在屋檐上坐著圍觀。被殺之人死後，他們的魂魄就來拜見大哥，從而成為組織的一員。不知過了多久，大哥問這僕人：“你參加組織多久了？”僕人回答道：“大約四十天了吧。”這時，有判官狀的鬼告訴大哥此人還未到死期，恐怕得放他回去。大哥沉思片刻，便讓他離開了。

僕人蘇醒之後，回憶起這個類似幫會的組織，那些都是伏法而死、不得善終的惡鬼。大約與他們相處得久了，僕人此後時時精神恍惚，不到半年就死了。（《夷堅志·夷堅三志》已卷五〈黃氏病僕〉）。

我們要注意的是，這些強死之鬼是陰間的黑戶口，他們不

受冥府的管理（“不曾有神道闌間”），居無定所，只能不停奔走覓食。雖是陰間的盲流，但有集體和組織，卻也不寂寞。而那些孤魂野鬼，才真正地體驗到鬼世界的空曠。

《庸庵筆記》“已死七日復生”條記錄了魂魄在陰間遊蕩的景象：

入冥漠之鄉，若有知，若無知，似入睡著後光景。有時隨風飄蕩至洞庭山家中，自覺其身已死，忽念及父母兄弟妻子，淒然以悲，則魂氣為之一聚，若炯然有知者，已而漸復昏昏。然或遇大風吹散，或被鐃鉦及銅鐵器聲驚散，凝聚最覺費力。不見有日月，不知有晝夜，凡所稱陰界地獄及閻羅王，俱未之見，亦未遇一鬼。

此人應該是命數未到，所以地府沒有派陰差遣送，只能四處遊蕩（“其未至陰界，蓋以陽壽未盡，故無引導之鬼，所以能復生者，亦即以此歟”）。人死之後，必須在陰差的引導下到冥府註冊登記，否則始終無所歸從。

沒有冥府的管理，鬼世界就像太空一樣，無窮無盡，有組織，無紀律。

鬼會生病嗎？

雖然儒家認為立德、立言、立功為三不朽，但追求生命的不朽，始終是人類最執著的願望。有鬼君的很多同學都是搞哲學研究的，對生死問題頗有研究。這些同學雖然將辯證唯物主義玩得精熟，不過私下裏卻很期待那個世界的成員能長生不老。抱歉得很，那個世界辜負了他們的期待，因為鬼也是有生老病死的。

紀曉嵐就認為鬼是會死的。他說：“鬼，人之餘氣也。氣以漸而消，故《左傳》稱新鬼大，故鬼小。世有見鬼者，而不聞見羲軒以上鬼，消已盡也。”本來《左傳》中的“新鬼大，故鬼小”是指祭祀中地位的高低，到紀曉嵐這裏就演化成身材的大小。“故鬼小”成了鬼慢慢消散的證據；見不到伏羲、黃帝時期的鬼，也成了鬼會死的證據。在《庸庵筆記·舊鬼玩月》的故事中，那些上了年紀的故鬼“鬚眉皓白，而長不滿三尺”，說得就更加直白了。

鬼既然會死，也就會生病。而且麻煩的是，由於冥府嚴重缺乏專業技術人員，生了病還得跨界到陽間來請醫生。

南朝時杭州一帶有位名醫徐秋夫，在當地聲名顯赫。有天晚上，他聽到半空中有痛苦的呻吟聲，出門對著發聲處張望，黑黢黢的什麼也看不見，就問：“你是鬼嗎？哪裏不舒服？是缺

衣少食嗎？如果生了病，要趕緊治啊！”

那位無形的鬼說：“我是東陽人，生前是個科級幹部。因為腰痛而死，如今在陰間的湖北做小官。不過，雖然做了鬼，這病根還在，苦不堪言。聽說您是名醫，專門從湖北過來掛個專家門診的號。”徐大夫說：“可是我連你的鬼影子都看不到，怎麼治？”

腰痛鬼說：“這好辦，您紮個茅草人，紮得精細點，按照真實的穴位扎針就行。扎完針，把茅草人扔到河裏就行。”徐大夫照辦了，像模像樣地在茅草人上扎針，還準備了一些祭品，派人一起扔到河裏。當晚，病鬼託夢給他，說徐大夫真是白衣天使，不僅針到病除，還照顧患者的飲食。恨不得在夢裏就送面錦旗給他。（《續齊諧記》）

這個故事很有意思。首先，人的病痛是會帶到陰間的，即使不致命，其痛苦也毫無差別；其次，給鬼治病可以採用近似巫術的做法，通過給茅草人針灸來治病，遵循的是巫術中的相似律原則。當然，我們要注意的是，這是在大夫不能去陰間出診的情況下的處理辦法。這位腰痛鬼在陰間的官職太低，可能沒有資格請大夫出診。如果是局級以上的幹部鬼，看病就有綠色通道了。

唐文宗大和五年，湖北天門一代有位名醫王超，擅長針灸，號稱針神。有一天中午忽然暴病而死，第二天又復活了。王神醫說，自己被召到陰間去出診了。當時有冥吏領著自己到了一座王宮。見一位長者躺在床上，左胳膊上有一個大如杯口的囊腫。長者命王神醫診治。王神醫取出針來，挑去囊腫，很快就治好了。然後，王神醫就被放回陽間。（《西陽雜俎》續集卷一）

這位高官顯然比上一位小官的病要輕，但是由於他的級別高，能夠請醫生跨界出診，而無需上門求醫。即使在陰間，醫療體制也是需要不斷發展和變化的。

無論官位高低，病痛是無法避免的。不過，對鬼來說，有些病患卻是由陽間造成的，且不無滑稽。

宋真宗年間，樞密使盛度病死，可是四肢還有餘溫，家人不敢收殮。過了一天，盛樞密使又活了過來。他告訴家人，自己是被勾魂使者誤抓的。到了閻王殿，發現該死的是另一位同名者，於是被放回來。在回來的路上遇到了太祖、太宗時期的宰相沈義倫，老宰相見到盛度很高興，說：“你回去給我家裏人捎句話，我在這邊一切都好，就是‘頗為汗腳襪所苦’。”

盛度還陽後，病漸漸好了，就去沈家傳話。可是沈家後人無論如何也不明白“汗腳襪”是什麼意思。後來在收拾老宰相的靈位時，赫然發現靈牌架子上有一隻臭襪子。追問之下，才得知是守靈的老兵無意中把襪子扔在這裏，後來忘了拿走，導致那邊的老宰相一直受腳臭之苦。（《括異志》卷二〈盛樞密〉）

不僅是鬼，那些在解放前就成精的妖怪們，也同樣無法擺脫病痛之苦。此類故事甚多，《聊齋志異》卷十三〈二班〉，說的就是名醫給虎精治病的故事。至於狐狸精，都能給人生孩子了，患上產後抑鬱症這樣的精神類疾病也是很有可能的。